

# “中意”的来源与演变历程

陈文慧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8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27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9日

## 摘要

现代汉语的“中意”(zhòng yì)常用作动词，表示“满意、合意”之义。本文试从历时角度出发，梳理“中”字的词义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中意”的词汇化过程、动因及其机制。研究认为，“中意”经历了从“动宾短语”到“不及物动词”到“及物动词”的三个阶段。在“中意”词汇化过程中，其词汇化动因为汉语双音节化趋势、语义弱化、高频使用，词汇化机制为重新分析、隐喻和语义主观化。

## 关键词

“中意”，词汇化，演变动因，演变机制

#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zhongyi”

Wenhui C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pril 28, 2026; accepted: May 27, 2026; published: June 9, 2026

##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zhongyi” (“中意”, pronounced zhòng yì) is commonly used as a verb meaning “to be satisfied with” or “to one’s lik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race,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 “zhòng” (中) and, on this basis, to clarify the lexicalization process of “zhongyi”, along with its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s. The study argues that “zhongyi”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from a verb-object phrase to an intransitive verb and then to a transitive verb. During the lexicalization of “zhongyi”, the motivations include the tendency toward disyllabification in Chinese, semantic weakening, and high frequency of use;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are reanalysis, metaphor, and semantic subjectification.

## Keywords

“zhongyi”, Lexicalization, Motivations of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Evolution



## 1. 引言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中意”(zhòng yì)常用作动词,表示对人或事物合意、满意。汉典中,对“中意”的解释除了合意、满意以外,还有“喜欢”之意。董秀芳(2002)将“中意”“进军”等词归入由动宾短语演变为动宾式复合词的典型个案中,并且认为这些词汇经历了从“动宾短语→不及物动宾式→动宾式+宾语”的过程[1],但董文中并未对“中意”的具体演变历程及机制展开详细论述。目前,对现代汉语动宾短语词汇化历程的研究主要围绕个案分析,并从语义主观化(Traugott, 1995) [2]、高频使用效应(Bybee & Hopper, 2001) [3]以及重新分析、隐喻等角度对其演变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为动宾短语词汇化的历程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本文以“中意”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梳理其词汇化历程的同时,注重与既有理论的对照:一方面验证并细化董秀芳(2002)所提出的动宾短语词汇化演变历程模型[1],另一方面从韵律、句法、语义等角度,探究“中意”词汇化的动因与机制,以期对动宾短语词汇化研究增加一个详细的个案。

## 2. “中”的词义演变考察

“中”读作去声(zhòng)时,其词义经历了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 2.1. 核心义:射中(目标)

这是“中”最初的动词义,关涉具体的物理动作与空间结构,此义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的《左传》中,而后常用于表示“射箭射中”之义,至西汉时期还衍生出了“百发百中”这一成语。

- (1) 吕錡梦射月,中之,退入於泥。(春秋·左丘明《左传·成公》)
- (2) 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西汉·刘向《战国策·苏厉谓周君》)

上述例子中的“中”词义都较为具体,后面均可补充出具体的射中的目标。

### 2.2. 引申义:受到、遭受

随着表示“射中”意义的演变,动词“中”的主观性不断增强,由此在“射中”义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出现了带有被动色彩的动词“中”,常用于表示一些不大期待、消极的事件发生在某人身上。这一用法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楚辞》,并且在其中大量使用,此后的作品也常有出现。

- (3) 慍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懔兮去故而就新。(战国·屈原《楚辞·九辩》)
- (4) 愴慨绝兮不得,中替乱兮迷惑。(战国·屈原《楚辞·九辩》)
- (5) 昼吐毒雾,行人中毒便死。(明·冯梦龙《喻世明言(上)》)

上述语料中,“中”所搭配的对象开始出现一些抽象的情绪,如例(4),由此可见此时“中”的语义虚化程度更强。

### 2.3. 引申义:中伤

此意义是对“遭受”义进一步地特化,专门用来表示遭受到言语上的攻击与陷害。此义和“遭受”之

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语义方向的不同，“中伤”义是向外施加伤害，而“遭受”义则为被迫向内受到伤害。“中伤”义下的“中”多和“伤”连用。例如：

(6) 后使其人得害，名为中伤忠信、贤良、股肱。(东汉·于吉《史论·太平经》)

当然也有单个“中”表示“中伤”义的情况，如：

(7) 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明·高启《书博鸡者事》)

此处的“中”意为“用……来伤害”，这与“中伤”义所表达的语义方向一致，强调的是主动地、带有恶意地运用法律来伤害某人。

## 2.4. 引申义：考取、获得

这一意义早期专用于科举考试中，后来范围扩大至抽奖等竞争性行为中，是“合于、符合”之义在特定社会制度领域的特化。例如：

(8) 嘉靖戊戌年，中了进士，除授知县之职。(明·冯梦龙《喻世明言(下)》)

(9) 岳州刺史李公弼，兴元中举，进士连不中第。(明·刘元卿《贤弈编》)

(10) 用抽签的办法定出各级中奖号码。(鲁迅《端午节》)

“考取、获得”之义强调的是在众多候选者中“被选中”，蕴含着“符合选拔标准”之义，这与“中意”的“被心意所选”在认知上有相通之处。

## 2.5. 引申义：合于、符合

当“中”的对象从具体的箭靶目标转换为抽象的标准、规则或意旨、心意时，便产生了“合于、符合”的意义，这也是“中意”成词最直接的语义来源。据语料库检索，“合于、符合”一义最迟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例如：

(11) 今天下所誉善者，其说将何哉？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春秋·墨子《非攻》)

(12) 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战国·庄子《养生主》)

(13) 木直中绳，鞣以为轮。(战国·荀子《劝学》)

(14) 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西汉·刘向《战国策·魏之围邯郸》)

这三例中的“中”所修饰的对象为“天之利”“鬼之利”“人之利”“音”和“绳”除了“绳”其他的词义都较为抽象，“中”这一动作所关涉的对象从早期的“物理接触”变为“抽象匹配”，其意义也发生了虚化，多表示“符合、切合”，如“中天之利”是指“符合上天的利益”，“莫不中音”中的“中音”表示“合乎音律”。而即使是搭配有着实在意义的“绳”，“中”也不能解释为“射中”，否则前后语义不连贯。

例(14)中的“中”作为动词也表示“符合、合于”，而其后所跟的内容特指“君主的心意或需求”，此处的“中”可以引申为“言论切中要害、符合心意”，这与“中意”的意义极为相似。

在以上义项中，“符合、合于”一义与“中意”的语义关系最为直接，为“中意”的词汇化提供了语义基础。它促使动词“中”的语义从描述客观物理动作变为表达主观价值情绪而动宾式及物动词“中意”的“意”作为一个主观的、抽象的标准(心意、意图)，正需要“中”的“合于、符合”义来搭配。这一语义的契合正是“中意”能够摆脱字面组合义从而融合成词的深层前提。

### 3. “中意”的词汇化历程

“中意”从一开始的动宾短语凝固为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连续统上的演变过程，我们将“中意”的词汇化历程分为三个主要发展阶段，这一过程整体上印证了董秀芳(2002)关于动宾短语演变为动宾式复合词的基本路径模型[1]，而在其未涉及的词汇化阶段特征、及物性获得等细节上，本文将结合历时语料进行详细的论述。

#### 3.1. 先秦至北宋：动宾短语阶段

此阶段，“中意”是结构松散的动宾短语结构，“中”和“意”保持高度独立性，未形成固定词汇单位。

通过对 CCL (北大语料库) 的检索，我们发现，“中”和“意”的连用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书》中，而后在《汉书》中也有类似的用法。

(15) 以求卿与封，不中意，王为臣有之两，臣举天下使臣之封不惭。(战国·苏秦《纵横家书》)

(16) 奏事中意，任用，与减宣更为中丞者十馀岁。(西汉·班固《汉书·杜周传》)

从语义上来看，“中”和“意”，尤其是“意”的语义仍非常具体。例(15)例(16)中，“中”表示“合于、符合”，根据上一章节的论述可知“中”的这个意义在这个时期已然出现，故从语义演变历程上来看可以作此判断。结合上下文可知，例(15)中的“意”特指“君王的意图、旨意”，而例(16)颜师古注曰：“以奏事当天子之意旨，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4]此处“意”也与例(15)的一致。由此可推断，此阶段“中意”中的“意”多特指“君王、尊者的旨意”，“中意”这一动宾短语的组合义即为“符合(某人尤指帝王)的旨意”，尤指帝王的。

从句法结构上来看，“中意”这两个成分之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例如，同期文献中就有出现“中神意”“中天意”“中其意”等的情况：

(17) 且复日上行，或中神意，乃射十中十，或出十，或射十，乃中一十，日以大中而上行者，是其日思为善，得道意之人也。(东汉·于吉《史论·太平经》)

(18) 初天地开辟以来，人为善者少，少而中天意者，天常以是为忧患，而今地上人无中天上可求者。(东汉·于吉《史论·太平经》)

此外，“意”也可以被其他动词支配，如“如意”等，此处的这些“如意”也均为动宾短语，都可以被其他成分隔开：

(19) 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东汉·严可均《全汉文》)

(20) 吏民祈祷，无不如意。(东汉·应劭《风俗通义》)

(21) 邂逅万一不如意，後可复相见乎！(六朝·陈寿《三国志》)

(22) 终日不如意，出门何所之。(唐·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四》)

故，从句法上来看，至少在北宋以前“中”“意”二者尚未形成固定的词汇结构。

从使用频率上来看，通过对 CCL 的检索发现，“中意”连用的情况共有 34 处，除了西汉时期的 2 处“中意”连用表示“符合(某人)的旨意”的情况以外，东汉至五代时期“中意”连用表此义的情况甚少，多处在“X 中意”的结构中，而这并非动宾短语“中意”的结构，故不再赘述。

宋代是汉语双音节化加速的关键时期，也是“中意”进入双音节复合词的过渡阶段。此时“中意”组合成词使用的频率远高于战国至五代，语义上“意”的意义逐渐泛化，整体语义逐渐凝固化，但并未完

全成词，因为“中意”的结构仍不固定，仍可被替换。

北宋时期开始，“意”的含义逐渐泛化为一般人的“心意、想法”，不再专指帝王的意旨。如《梦梁录》中的“意”就是指婚姻双方的个人心意；《唐语林》中的“意”指的是“穆宁的心意(文中父亲的心意)”；《太平广记》中的“意”指的是“主帅的心思”……语义上，“中”的“符合”义和“意”的“心意”义开始深度融合，整体表达“对……感到满意”。

(23) 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婚事不谐矣。(北宋·吴自牧《梦梁录》)

(24) 罗列鼎俎，或不中意，未尝免筮。(北宋·王说《唐语林》)

(25) 有胡生者，佐幕大藩，有文学称，善草军书，动皆中意。(北宋·李昉《太平广记》)

句法上来看，北宋时期的“中意”作为一个整体单位出现的频率逐渐提高，中间一般不再输入其他成分。但仍有一些例外，如例(26)和例(27)。在以下例子中“意”的意义特指“帝王的意旨”，此时的“中意”中可以插入代词“其”。所以我们认为，此时的“中意”虽然语义已经近乎凝固化，“中”和“意”的语义开始深度融合，但其内部语义仍大致为组成部分的加和，故仍属于词汇化的过渡时期，例如：

(26) 汉亦关市不绝，以中其意。(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27) 尝言人间疾苦，会帝将大论宫市事，叔文说中帝意。(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

### 3.2. 元代：不及物动词阶段

直至元代，随着口语性较强的元杂剧兴盛，“中意”在长期高频使用中进一步凝固，已基本完成词汇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动词单位。不过，此时“中意”的典型特征与现代汉语的“中意”在用法上仍有些许不同，其主要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不直接带宾语，语义上仍核心表示“符合心意”，但整体性显著增强。

(28) (道姑云)，员外今年二十三岁，有多少人家与他说亲，只是没个十分中意的，因此上还不曾有娘子。(元·徐征《元杂剧》)

(29) 到那里看了房子，中意不中意，不过说一句话就完了。(元·佚名《老乞大新释》)

(30) 解元道：“身价不敢领，只要求些认服穿，待后老爷中意时，赏一房好媳妇足矣”。(元·佚名《唐解元出奇玩世》)

元代以来，“意”的语义泛化得更为明显，并与“中”紧密融合，没有再出现“中 X 意”的情况，结构难以再做加和分析，说明此时的“中意”已经成词。

其次，“中意”已具备成熟动词的句法特征。我们发现此时的“中意”可受“十分”“很”“不”等副词修饰，并能进入“V 不 V”的提问格式中(“中意不中意?”)。

不过，与现代汉语的关键差异在于，此时“中意”的及物性尚未形成，不及物用法仍占主导地位，常以“某人中意”的形式出现，说明其词汇化虽然在语义、结构上完成了，但句法功能仍在演变之中。这一观察与董秀芳(2002)所描绘的“不及物动宾式”阶段完全吻合[1]，但本文进一步指出，此阶段并非演变的终点，而是及物性发展的基础。

### 3.3. 明清以后：及物动词阶段

明清白话小说的广泛流行，为观察口语化词汇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在该时期语料中，我们发现“中意”已完成了句法功能的最终扩展，即获得了现代汉语中的及物动词的功能，其所带宾语可以是

人,也可以是物,这标志着“中意”的词汇化进程彻底结束,也最终实现了董秀芳(2002)所概括的“动宾式 + 宾语”的及物情况[1]。例如:

(31) 九妈道:“我家这几个姐姐,都是你认得的,不知你中意那一位?”(明·冯梦龙《醒世恒言》)

(32) 他见了我这麻脸婆子,你中意他,他肯中意你么?(清·夏敬渠《野叟曝言》)

(33) 那太子遍观,中意张居正,便跑身边,要他抱。(清·李春芳《海公小红袍传》)

这一时期的“中意”在语义上和“喜欢”近乎一致。在句法使用上,“中意 + 宾语”的结构也和“喜欢、讨厌 + 宾语”等典型心理动词的句法表现完全一致,证明“中意”在心理上已经被认知为一个单一的及物动词。此外,从语义上来看,此时的“意”的独立性大大减弱,在使用“中意 + 宾语”时,不需要也无法清晰分解为“符合 + 心意 + 宾语”,整个词的语义凝固为一体。

至此,“中意”完成了从动宾短语到不及物动词,再到及物动词的完整词汇化历程,其结构、语义与功能均已定型。

## 4. “中意”词汇化的动因及机制

### 4.1. 词汇化动因

“中意”词汇化的动因可以从语音、语义和使用频率这三个角度进行解释。

#### 4.1.1. 双音节化趋势

冯胜利(1998)认为,汉语双音节音步的建立大约在汉代,双音化的趋势不仅促使了大量的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还对汉语中原有的短语造成了影响[5]。在汉语中,短语词汇化为双音节词时,满足一个音步的要求,从而构成一个韵律词,在形式上具备构成一个复合双音词的条件。而作为在语音上结合最密切的单位,音步使得构成音步的各组成成分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在反复使用下,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逐渐模糊,最终构成一个在句法上不需要再做分析的复合词。我们认为“中意”的词汇化形成也满足双音节化的趋势。单音节“中”表示“符合、合于”,虽然其句法自由度高,但是在韵律上并不自足。只有当和“意”结合后,构成一个标准的双音节音步,才能更好满足汉语词汇的韵律偏好,使其在语音上更稳定,更符合中国人认知单位,这也是“中意”词汇化最基础的韵律条件。

#### 4.1.2. 语义粘合与泛化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以及语义泛化和凝固也促使了“中意”的词汇化。“意”的语义从具体的“旨意”泛化为抽象的“心意”,极大程度上扩大了“意”的使用语境,使得“中意”的使用语境不再局限于“帝王、尊者的旨意”,大幅提升了“中意”的使用频率。同时,“中”本身作为动词的动作性也在搭配中不断减弱,从初始义的“射中”虚化为抽象的“符合、合于”这也给“中意”词汇化创造了条件。

根据 Bybee (1985)等人的词汇化理论:高频共现的两个成分,其语义边界会逐渐模糊[6]。在“中”和“意”的长期连用下,二者之间的概念距离缩短,最终被认知为一个不可拆解的概念整体。

此外,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要求用简单的形式表达复杂的概念[7],“中意”的词汇化过程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元代以前,“中意”从动宾短语向词过渡,这一时期动宾短语中仍需补出“中意”的对象,使其与前文相互呼应,虽然在北宋有少量连用的情况,但未成气候;元代以后,随着元杂剧的兴起,语言更为简练,“中意”的复合词形式更为稳固;直至明清时期,“中意”的词汇化程度更深并广泛使用。

#### 4.1.3. 高频使用

Bybee (1985)认为语言结构并非抽象、独立于使用的规则系统,而是通过大量语言使用经验在认知中逐渐形成和固化,这也就是所谓的高频使用[6]。宋元以后,尤其在口语白话小说中,“中意”被频繁使

用,用于表达个人喜好。高频重复使用削弱了“中意”内部形式的可分析性,强化了其作为一个整体单位的心理现实性,而这也是推动其从动宾短语变为“词”的直接动力。

## 4.2. 词汇化机制

词汇化机制解释了“中意”结构转变、语义扩展、句法功能升级的认知根源,我们发现“中意”词汇化的机制包括重新分析、隐喻投射、语义主观化三方面。

### 4.2.1. 重新分析

“中意”由动宾短语(“中”+“意”)重新分析为单纯动词“中意”,内部结构从可拆解变为不可拆分,句法功能随之转变。

重新分析是词汇化最典型的句法机制,Langacker (1997)将其定义为:“一个表达结构的变化,不会立刻改变表层形式,常常导致成分之间边界的创立、迁移或者消失。”[8] Harris 和 Campbell (1995)认为“重新分析是一个改变句法结构内在关系的机制”[9]。“中意”的重新分析过程清晰可辨:

在短语阶段,“中意”的表层结构为动宾短语,是由表示“符合”意的动词“中”和表示“心意”的名词“意”组合而成,两成分可拆分、可插入其他成分。后期成词后,“中意”的表层结构不变,但底层重新分析为单纯及物动词,内部无句法关系,不可拆分、不可扩展,直接充当谓语带宾语。这种重新分析,让“中意”从自由短语变为粘着词,及物性逐渐提高,最终成为现代汉语典型的及物心理动词。

### 4.2.2. 隐喻

隐喻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方式,指从具体认知域向抽象认知域的投射,是语义扩展的核心动力(Lackoff & Johnson, 1980) [10]。在“中意”的演化中,隐喻机制集中体现在动词“中”从具体“空间-物理域”向“心理-评价域”的跨域迁移。这一迁移依赖于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目标达成隐喻”机制,即当某一行为或事物与个人的期待或需求完全相符时,它会被比喻为“命中目标”,从而形成心理上的满意与认同:

具体而言,“中”的原始义为“射中靶心”,其构成了典型的物理空间中动作与结果相匹配的关系。这一意义通过隐喻投射,逐步转向心理领域,发展为表达“符合、契合”的抽象概念。早期文献中就有“中音”“中天之利”等用法,说明此时动词“中”已从物理动作迁移至抽象标准的契合,此时的“靶心”被看作抽象预期或标准。隐喻机制让“中”从物理空间域变为心理领域的“合乎心意”。

随后“中”进一步深化为对心理预期的满足。随着“意”的语义从具体某人的“旨意”泛化为表示主观愿望的“心意”,其与“中”结合后,“中意”整体表达由事物或行为满足心意的评价状态,发展为一个情感性心理动词,直接用于评价某人或某事是否令人满意。至此,“中意”脱离动作意义,完成从“物理命中”到“心理满意”的隐喻迁移,语义凝固为抽象心理状态。

通过隐喻,“中意”将“射中靶心”的具体空间概念投射到“契合心意”的心理领域,它不仅使“中意”的语义表现为抽象心理状态,还促成了“中意”从动宾短语向双音节复合词的演变,最终定型为现代汉语中的心理动词。

### 4.2.3. 语义主观化

语义主观化是词汇化的普遍规律,指语言形式从描述客观事件转向表达主体主观态度、情感(Traugott, 1995) [2]。“中意”在先秦至唐,只用于客观描述“言行符合君主旨意”的事实;宋元时期,开始具备表达主体自身的“满意”感受的意义;明清以后,“中意”彻底转变为表达“喜欢、偏爱”的纯粹主观心理。这种主观化,让“中意”从叙事性的短语变为情感性动词,主观化程度不断加深使“中意”最终定型为现代汉语心理动词。

## 5. 结语

本文以“中意”为研究对象，在考察“中”字词义演变系统的基础上，结合历时语料，梳理了“中意”的词汇化历程，并探究了其演变的动因与机制。

研究表明，“中”读作去声时，其核心义为“射中”，并由此引申出“合于、符合”“受到、遭受”“中伤”“考取、获得”等一系列义项，其中“合于、符合”一义为“中意”的词汇化提供了直接的语义基础。而“中意”的词汇化经历了从动宾短语到不及物动宾式词，再到及物动宾式词的历时演变过程：先秦至唐代为动宾短语阶段，“意”多特指帝王旨意；北宋时期为过渡阶段，“意”的语义开始泛化，整体语义逐渐凝固，但“中意”这一结构并未大量使用，仍与“中X意”的结构并存；元代“中意”进入不及物动宾式词阶段，已具备成熟动词的句法特征；明清以后最终完成及物化，可自由带宾语，词汇化进程彻底结束。

其演变动因主要包括三方面。汉语双音节化趋势为其提供了韵律条件，语义的泛化与粘合以及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促使结构逐步凝固；此外，宋元以后口语文献中的高频使用进一步强化了“中意”的单位地位，推动其从短语演变为词。词汇化的机制为重新分析、认知隐喻和语义主观化，这些机制与已有理论高度契合，也揭示了汉语动宾式复合词的独特演变特征。

本研究主要基于 CCL 语料库及部分古籍文献，但语料覆盖可能尚不全面，过渡时期的一些语料仍需挖掘探究。此外，“中意”在方言中的用法也并未深入考察。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语料范围，结合方言语料和网络用语材料，深入探究方言中“中意”的用法与现代汉语“中意”意义及其使用情况之间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1] 董秀芳. 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 [2] Traugott, E.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Stein, D. and Wright, 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54.
- [3] Bybee, J. and Hopper, P.J. (2001)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4]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5] 冯胜利. 论汉语的“自然音步”[J]. 中国语文, 1998(1): 40-47.
- [6] Bybee, J.L.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doi.org/10.1075/tsl.9>
- [7] 吴志雪. “货币”的词汇化研究[J]. 今古文创, 2025(43): 132-136.
- [8] Langacker, R.W. (1997) Consciousness, Construal, and Subjectivity. In: Tamenov, M., *Language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the Access to Consciousness*, John Beniamins, 49-76.
- [9] Harris, A.C. and Campbell, L. (1995)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0553>
- [10] Lac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